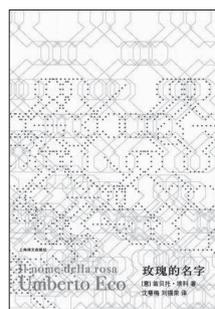


論兩種義文原版《玫瑰的名字》的譯本

張孟仁

中文書名：玫瑰的名字
原書名：Il Nome Della Rosa
原文作者：Umberto Eco
譯者：沈萼梅、劉錫榮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3/01
ISBN：9787532748549
頁數：558頁
定價：人民幣33元



中文書名：玫瑰的名字
原書名：Il Nome Della Rosa
原文作者：Umberto Eco
譯者：倪安宇
出版社：臺北，皇冠叢書
出版日期：2014/03/17
ISBN：9789573330608
頁數：508頁
定價：新臺幣499元



《玫瑰的名字》是艾可教授發表於1980年的處女作，符號學大師將其著作的歷史情境設為中古世紀，文體近乎懸疑。小說成功馳名於國內與海外，被譯成47種語言，都在當地擁有不錯的銷售成績，且於1981年榮獲義大利的文學獎 (il Premio Strega)。這位遠近馳名的波隆納大學教授兼院長獲獎時年48歲，《玫瑰的名字》更是連續7年蟬聯義大利文壇的

張孟仁，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E-mail: mengjen534@gmail.com。

銷售冠軍。鑒於《玫瑰的名字》的知名度，1986年，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德 (Jean-Jacques Annaud) 更將小說搬上大銀幕，由知名英國演員史恩康納萊 (Sean Connery) 擔綱演出威廉修士。

艾可教授作品甚豐，不乏有小說、論文集、雜文集等80部作品，被視為義大利當代文學作家最為讀者認識的其中一位，而這一點從很多藝術家把他當為創作的主题即可略窺一二。著作中經常可見艾可使用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的角度去詮釋文學，擅長用「中世紀」、「城市」、「符號」、「美學」等主题出版作品。

小說情節設定為1327年發生在義大利北部本篤修道院中，以見習僧阿德索 (Adso da Melk) 第一人稱手法闡述修道院所發生連環謀殺案，以及由其導師威廉 (Guglielmo da Baskerville) 進行調查。整個情節在七天內不斷的發展，並依阿德索的記憶區分為晨經誦讀 (Mattutino)、晨禱 (Laudi)、第一時辰祈禱 (Prima)、第三時辰祈禱 (Ora Tertia)、第六時辰祈禱 (Ora Sexta)、第九時辰祈禱 (Ora Nona)、晚禱 (Vespri) 與夜禱 (Compieta)。主角威廉是英國人且曾擔任過宗教法庭的裁判員，需協調組織由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保護的方濟各會與亞威農教宗若望22世的差使雙方的會面，為此，威廉與其弟子阿德索銜命抵達修道院。在他們駐足修道院的這個星期內，七位修士相繼遇難，所有犯行似乎都離不開修道院的圖書館，裡頭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以推理馳名的威廉修士受修道院長的委託，調查修道院中的命案。之後，教廷使節團來到後，負責調查的還有伯爾納德 (Bernardo da Gui)，他在罪證不足的情況下，控訴兩位教會弟兄（前異教徒—多米諾教派）與一位女子殺人罪行並宣判了火刑。威廉在其弟子相助下，最終發現罪犯與其動機，乃是為了不讓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第二卷（主要是討論喜劇與笑），流於眾人閱讀。最終，熊熊大火燒毀修道院並終結了威廉的調查。

本書重新勾勒出中古世紀的義大利，文本中夾雜著宗教異端、皇帝與教宗的衝突，社會的矛盾以及方濟各會教會與教宗的辯論，藉著杜撰

與歷史真實的主角，將中世紀神學與哲學的概況透過一個類似福爾摩斯的人物，用現代的政治經濟觀念詳細地展現出來。本書寫作目的是作為通俗小說來寫的，但艾可在書中呈現了不凡的主題：符號學、隱喻、知識的傳播與掩蓋、對待真理的態度、神學與人文主義等，同時，本書廣泛的史學知識，包括皇帝與教宗之爭與教廷關於清貧的論戰，增添了歷史的軌跡與閱讀的難度。無怪乎，其中一位沈姓譯者強調：「沒有哲學、神學、史學、美學，甚至建築學方面的涵養，是萬萬翻譯不好此書的」（沈萼梅，2010年3月22日）。作為書中虛構的主角——威廉修士表現出崇尚理性和經驗，尊重自然和人性，充分展現出當時在歐洲文化舞台上逐漸萌芽的人文主義。

以中文譯本來說，計有：沈萼梅、劉錫榮譯《玫瑰的名字》，2010，上海譯文出版社；林周戚譯《玫瑰之亂》，1995，吉林人民出版社；林泰等譯《玫瑰之名》，1987，重慶出版社，帶插圖；閔炳君譯《玫瑰的名字》，1988，中國戲劇出版社，有少量刪節；謝瑤玲譯《玫瑰的名字》，1993，皇冠出版社以及由倪安宇譯《玫瑰的名字》，2014，皇冠叢書出版社等。其中，倪安宇版的《玫瑰的名字》不但是最新版譯本且另附超過500則譯註的註解本。另從眾多翻譯版本再去細分，以義文版本翻譯成中文的僅有沈萼梅、劉錫榮譯與倪安宇版。

艾可教授博學多聞，可從義文版的書寫方式、推理模式、圖書館迷宮的描述、文中大量字典難以找到的宗教單字、教會流派多如牛毛 (patarini, valdesi, catari, arnaldisti, umiliati, bogomili dalmatic, fraticelli, fra Dolcino, gioachimiti, apostolic, pinzocheri, Lombardi, gugiellimiti, libero spirit, luciferini)、文中紛至沓來的歷史人物與浩繁的拉丁文來看出端倪，因此，譯者翻譯該書所需克服的困難，不難想像。翻譯的時候書桌上應是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詞典，包括百科全書、藥物詞典、建築詞典、醫學詞典、宗教詞典，針對推理論、推理方式等書籍等。另根據艾可教授親口證實，他書中的拉丁語還是中世紀的古拉丁語，足可見翻譯之難度（沈萼梅，2010）。

《玫瑰的名字》的情節雖是虛構，但書中諸多人物和故事的時代背景卻是真實的，所以在譯文過程中必須去翻閱歷史背景避免出錯。筆者將於文中進行兩種義文版本翻成中文的比較。在探討兩譯文版本前，稍微介紹兩位譯文者的背景。沈與倪兩譯者皆為義文界資深前輩，沈在中國義大利文教學界頗負盛名，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文學翻譯課，不過，該書則是她第一本真正的書籍翻譯；倪則深耕義文小說翻譯多年，迄今已翻譯過不少義國文學作品。¹ 兩譯本皆嚴守小說內容作正確對譯，其中，沈譯本曾於2007年時因訪問艾可本人，順利拿到後續艾可寄來文中艱澀的詳盡註解複印本，提高了該小說翻譯正確性的可信度。倪為臺灣義國小說專業翻譯的翹楚，該版本行文流暢，將艱澀的艾可義文版以白話且不失內文口吻翻出，文字洗滌精煉的高雅度不凡，足以讓讀者流連於中古世紀的場景中，成功傳達作者引人入勝地破解謀殺案件，特別是文中許多的派別與宗教人物另以註解本釋疑，提供有興趣之人能進一步了解歷史背景與中世紀的偉人。再者，文中充斥著拉丁文，這亦是譯者需克服的另一種語言難度，幸好義大利語相較於其他拉丁語系的語言是最接近拉丁語，不過，足以讓兩位譯者格外花了一番心思，不管是翻閱大本的拉丁文字典或就教於神父。兩本中譯本成功傳達作者博學多聞與艱澀情節的轉譯，且翻譯相當到位，盡可能地忠於原文的文本，但鑒於兩岸的中文名詞不完全相同，本文討論的重心將是集中在一些翻譯技巧、方式、風格與某些經過加工（或是譯者有意）的字眼。

學者 Gile (1995) 曾提出一個翻譯過程 (translation process) 的模組，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階段為理解 (comprehension phase)，其次則為重組階段 (reformulation phase)。起初於理解階段以翻譯單位 (translation

¹ 《馬可瓦多》、《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帶著鮭魚去旅行》、《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魔法外套》、《白天的貓頭鷹／一個簡單的故事》、《依隨你心》、《馬可瓦多》、《虛構的筆記本》、《巴黎隱士》、《在你說「喂」之前》、《跟著達爾文去旅行》、《在美洲虎太陽下》等，其中《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也是艾可的作品。

unit) 作為最初的處理單元，當中可能有詞組或字串所形成，譯者憑藉自身的語言及非語言知識（包括文化等其他領域），先透過對原始語意進行琢磨揣測，再進入合理性之迴路檢視 (loop test)。倘若未能通過迴路測試者，反覆進入迴路重新檢視；通過檢視後即進入第二階段。該階段即為譯語的重新排序，並再度接受忠實和接受度的迴路檢視。準此，就筆譯而論，要求譯者先對原文進行理解，再求表達。美國語言學家奈達 (Nida, 1964)，認為翻譯的首要任務即是重現原文要傳達的訊息。翻譯時要尊重譯入語，翻譯的時候要斟酌譯文讀者的接受度與閱讀時的順暢加以調整。完整的翻譯過程是在閱讀源語後，將抽象訊息概念抽離，並透過源語與譯語兩種語言差異的分析與比較，在不受源語干擾的情況下，利用譯語慣用的特殊表達方式寫出譯語（陳獻忠，1998）。除了上述討論翻譯過程外，論翻譯與文化之關係也是有其必要，如翻譯研究派中文化學派的核心人物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和勒弗維爾 (André Lefevere) 強調歷史意識和文化觀點，將翻譯置於文化研究的架構中 (Lefevere, 2000)。翻譯本身也是跨文化交流的過程，譯者透過自身的理解，將譯入語的文化知識轉換為譯出語普遍認知的文化模式。由上述的理論觀之，針對艾可教授這本《玫瑰的名字》內容遍及各領域知識，包山包海，如無先前做好跨文化交流的準備，仔細閱讀理解，很難將其文化背景譯出，甚至無法準確傳達原文作者的訊息。以下即針對兩個從義文翻譯過來的版本做翻譯風格的比對。

表1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一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A nulla valeva cecare di celare i crimini che erano stati commessi,” perche’ se qualcosa d’altro fosse ancora avvenuto, i legati pontifici avrebbero pensato a un complotto ai loro danni. (p. 153)	「力圖隱瞞已經有人犯罪是徒勞的」，因為倘若再發生別的什麼，教皇的使者們會想到那是一樁謀害他們的陰謀。（頁 167）	「隱瞞絕非上策」，萬一又有事情發生，教廷使節團會以為是不利於他們的陰謀。（頁 16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的句子（引號內）如翻譯出每個單字，大意應該是「試圖隱瞞已經鑄下的過錯沒有價值」。其中，*i crimini che erano stati commessi* 是被動型態，表示犯罪已經被做了。沈的版本是依照原文句子詳實翻譯過來，用「已經」來顯示發生過的事情，「力圖隱瞞已經有人犯罪是徒勞的」；倪譯版本則擷取精髓意譯成「隱瞞絕非上策」，以「非上策」來表示「沒價值」。

表2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二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In una nicchia vidi solo “mani,” tante “mani,” ormai irrimediabilmente intrecciate l’una con l’atra, in un intrico di dita morte. (p. 166)	我看到一個壁龕裡只藏有「手骨」，那麼多「手骨」，相互交錯地纏繞在一起，僵死的手指交織成團。（頁182）	我看到其中一個壁龕中只放「手」，好多「手」，彼此交錯成無法拆解的死亡之手。（頁17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Mani 這個單字就是「手」，只是此處談論到兩個主角走進古墓裡，看到很多頭骨，讓人毛骨悚然。既然，裡頭充斥著屍骨，為了使讀者更加了解，倪版似乎有必要將 *mani* 在此，翻為「手骨」為佳。

表3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三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Saliamo adagio.” Ma abbaimo poco da scegliere. (p. 167)	除了「悄悄上去」，我們別無選擇。（頁183）	我們實在無從選擇，只能「小心為上」。（頁17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Saliamo adagio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們悄然上去」，倪譯版本的「小心為上」不知她是否猜測作者另有弦外之音？

表4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四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L'unica speranza e' che, se c'e' qualcuno, abbia piu' paura di noi. (p. 153)	要是樓上真有什麼人，唯一的指望就是他更害怕我們。(頁183)	我們只能希望如果樓上有一人，那個人更怕被我們發現。(頁17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的原意使用虛擬式來表達願望，如忠實翻譯原文，可翻譯為：倘若樓上有人，唯一的希望便是他要更懼怕我們。倪版翻譯選擇較具邏輯理解性，翻譯「那個人更怕被我們發現」，試圖還原作者的本意。

表5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五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La sala, dissi, aveva sette pareti, ma solo su quattro di esse si apriva, tra due colonnine incassate nel muro, un varco, un passaggio abbastanza ampio sormontato da un arco a tutto sesto. Lungo le pareti chiuse si addossavano enormi armada, carichi di libri disposti con regolarita'. (p. 173)	我說了，那過廳有七面牆壁，其中只有四面牆壁有門洞，門洞有兩側的小根柱鑲嵌在牆體內，門洞上方呈圓拱形。沿著封死的牆面矗立著高大的書櫃，裡面整齊地放滿了書冊。(頁191)	我剛才說了，我們所處的廳室有七面牆壁，而其中四面牆上以柱子為左右邊框開了一個洞門，形成一個十分寬敞的通道，上方有圓拱。另外三面封閉的牆有巨大書架倚立，滿滿的書井然有序。(頁18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的大意兩位譯者皆已翻出，不過 *Lungo le pareti chiuse si addossavano enormi armada, carichi di libri disposti con regolarita'* 這個句子如忠實翻譯，會約略誠如沈的版本一般「沿著封死的牆面，矗立著巨大的書櫃，裡頭井然有序地放滿了書」，而倪的版本特別加入與強調句中所未提到的「三面牆」，應該是充分了解後，進一步解釋七面牆裡面有四面牆有門洞，那剩下封閉的牆應該是「三面」，旨在增加讀者的了解。

表6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六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Ci avvedemmo dopo, anche nelle altre stanze, che questi cartigli erano in verita' incise nella pietra, e abbastanza profondamente, e poi le cavita' erano state riempite con della tinta, "come si usa per affrescare le chiese." (p. 174)	後來我們發現，在其他房間裡，這些字樣是刻在石頭上的，而且刻得相當深，凹陷的地方像教堂裡的壁畫那樣都上了顏色。 (頁 192)	我們後來才發現在其他廳室也有，而且這些花飾其實是刻在石頭上的，而且刻得很深，之後再用顏料將溝縫填平。(頁 18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come si usa per affrescare le chiese.” 該句的意思就像沈版翻譯般，將其譯為凹陷的地方「像教堂裡的壁畫」那樣都上了顏色，而倪的版本未將此句翻出，直接把這句省略，僅強調「之後再用顏料將溝縫填平」。

表7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七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l'arredo era lo stesso: armadi con libri e tavolo centrale. (p. 174)	屋裡的陳設卻一樣：放書的櫃子和放在中間的桌子。(頁192)	但室內擺設都一樣：書架倚牆，中央有桌。(頁 18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簡單明瞭：擺設一樣，有書櫃及置於中央的桌子。但倪版翻譯多了原文中未提到的「倚牆」兩字，應是將之前情節已敘述過的書櫃擺設以較為優美的書寫方式翻譯出來。

表8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八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e l'uomo fu fatto a pezzi dalla folla inferocita. Ma...quando fu scoperto, il villaggio condanno' a morte anche lui. (p. 191)	憤怒的人群把那人撕成了碎片（碎屍萬段），而他被發現後，就被村裡人處死。（頁 212）	憤怒的村民就把那人亂刀砍死……結果這人也被發現，照樣被村民打死。（頁 19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的 *fu fatto a pezzi* 與 *condanno' a morte* 分別是被撕成碎片（或碎屍萬段、大卸八塊）與判了死刑（處死），倪版翻譯研判，既然是成為碎片，應該是遭「亂刀砍死」，後頭被村民處死（不知是用何種方法），則被倪翻成被村民「打死」。

表9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九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perche' nelle citta' italiane avevo incontrato uomini di mercatura e artigiani che non erano chierici ma che non erano indotti... (p. 191)	因為我在義大利的一些城市，曾結識過一些商人與手工藝人，他們不是教士，但也不是沒有文化的人。（頁212）	因為我在義大利城市裡遇過做生意和手工藝的人，雖不是學識豐富的神職人員，但也不是無知愚民……（頁 19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大意是指說話者在義大利的一些城市裡，曾結識過一些商人與手工藝者，這些人不是教士（神職人員），但也不是沒有文化的人。*Chierici* 與 *indotti* 兩個字分別是指神職人員，與有文化之人。沈版按照原文字面 (*chierici*) 上翻譯出教士，倪版翻譯則額外補充「學識豐富的」神職人員。

表10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十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quello che li fa vivere e'anche quello che li fa morire. (p. 202)	讓他們活下去的手段也是他們滅亡的原因。(頁226)	促其生者，亦陷其死。(頁21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簡要的句意是如同沈版翻譯：讓他們活下去的方式也是他們滅亡的原因。倪版則以「促其生者，亦陷其死」八個字相當到位地彰顯作者所想表達的意境。

表11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十一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La cosa non mi piace... (p. 213)	對這樣的指派我很不高興！(頁238)	此事不妙！(頁22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的句意純粹是表達說話者不喜歡（不滿意）的事。根據前文是修道院院長不滿教宗的做法（對指派代表團某一成員不滿）。倪版翻譯脫離文本字面上的意思，似乎是推測修道院院長更深層的表達「認為此事不妙」。

表12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十二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Stava dall'altra parte del tavolo e Guglielmo, che non arrivava a toccarlo, tento' bruscamente di aggirare l'ostacolo. Ma fece cadere il suo scranno, impigliandovi la veste, in modo che Jorge ebbe modo di percepire il trambusto. (p. 484)	他在桌子的另一邊，威廉勾不到他，就想猛地繞過桌子，但他被修士長袍纏住了，碰到了凳子，這樣豪爾赫就察覺到了動靜。(頁538)	佐治站在桌子另一頭，威廉碰不到他，本想快步繞過桌子，卻不小心把椅子絆倒，被長袍纏住無法邁開步伐，佐治聽聞那陣混亂……(頁49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的意思是佐治在桌子的另一頭，威廉碰不到他，嘗試很快地繞過桌子，但他被修士長袍纏住了，弄倒了凳子，這樣佐治就察覺到了動靜。Impigliandovi 呈現現在分詞的狀態是表示一個解釋原因的因果句：因為被衣服（修士服）纏住，所以他弄倒了凳子。倪版翻譯應該先解釋，因被長袍纏住（無法邁開步伐），而把椅子絆倒。

表13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十三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lo vedemmo, caduto a terra, il libro ancora tra le mani, mentre cercava di rialzarsi in mezzo ai volume precipitate dal tavolo, che egli aveva urtato e rovesciato. (p. 485)	只見桌子撞翻，他倒在掉落地上的書堆裡。他手裡仍捧著那本書，正掙扎著要站起來。（頁 540）	看到了佐治跌坐在地，手中仍然抱著書，努力想從因為他撞倒桌子、掉了一地的書堆中站起來。（頁 49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原文大意是：mentre cercava di rialzarsi in mezzo ai volume precipitate dal tavolo, che egli aveva urtato e rovesciato。這個句子很長，我將之分成三個段落主要是 cercava di rialzarsi（試著重新站起來）；in mezzo ai volume precipitate dal tavolo（在從桌上掉落後的書堆之中）；che egli aveva urtato e rovesciato（佐治之前撞翻的），che 後面是關係子句用來形容前面的桌子。因句子過長，沈版把其拆開，變成「只見桌子撞翻，他倒在掉落地上的書堆裡。他手裡仍捧著那本書，正掙扎著要站起來」。不過該句無法彰顯撞翻桌子的人是佐治，而原文其實有特別以關係子句來指出人稱。倪版將其變為簡潔的一句，似乎流於勉強將關係子句譯出之嫌，不過，翻譯出忠於原文的句子：努力想從因為他撞倒桌子、掉了一地的書堆中站起來。

表14

《玫瑰的名字》沈譯版與倪譯版本之翻譯風格比對十四

原文	沈譯版本	倪譯版本
il tavolo doveva aver contenuto una quantita' grande di scritti che Malachia (ormai solo da giorni) aveva trascurato di riporre. (p. 487)	而桌上又堆著因馬拉希亞（才幾天的事情）的疏忽而沒有放回原處的大量書籍。（頁542）	桌上則堆放了大量書本，是馬拉其亞（只剩一個人）疏於整理尚未歸還原位的。（頁49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該句原文兩位譯者翻的部分都沒有問題，只是有括號 (ormai solo da giorni) 的地方應該是翻成「才幾天而已」，倪版翻譯「只剩一個人」不知是從何而來，推測此疏漏應該是少看了 giorni 這個字。

結論

艾可教授博學強記，其著作多與中古世紀宗教歷史相關，其小說裡的真實歷史背景或人物，如無注釋可參考，甚至連母語者閱讀都難以下嚥。比較過兩版本後，有幾個感想：其一，三位譯者（沈、劉與倪）都詳實地將文本譯出，甚少出現誤譯或刻意忽略某個困難句子，且從兩位譯者所接受的訪談中可得知為該譯作付出旁人難以理解的心力；其二，小說翻譯風格相當契合譯者之前或目前的工作，如沈教授投身於義文教學二十餘載，其翻譯《玫瑰的名字》時，可以發現著重在「信」與「達」，譯出語字字句句忠實地抓住原文；而倪安宇老師基於多年的翻譯小說經驗與先前在威尼斯大學念文學的背景，可看出其慣於將數個句子理解後，爬梳出簡潔有力且華麗的文藻，且常以「增譯」的方式細膩補充原文中未清楚提到但可能讓讀者混淆的提醒，另其超過五百則的譯注，更是造福了臺灣讀者對《玫瑰的名字》中所出現大量的人名與書名的求知慾。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沈萼梅（2010年3月22日）。沈萼梅：在語言與知識的迷宮裡思索——「玫瑰的名字」譯後記。取自 <http://www.libnet.sh.cn:82/gate/big5/www.library.sh.cn/dzyd/spxc/list.asp?spid=4752>
- 陳獻忠（1998）。翻譯課程的理論基礎與設計。《翻譯學研究集刊》，3，57-80。

英文文獻

- Gile, D. (1995).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efevre, A. (2000). 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 Text, 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233-248).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ida, 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